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第三版

阶级与分层

在现代社会，许多形式的不平等正在成为一个比以往更大的问题。这部广受欢迎的著作的修订版解释了，不平等对于理解阶级与分层何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以及以往用来分析社会分化的工具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and 面对不平等问题。

CLASS & Stratification

〔英〕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著
Rosemary Crompton

陈光金 译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第三版

阶级与分层

CLASS

& Stratification

[英]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著
Rosemary Crompton

陈光金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阶级与分层(第三版) / (英)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Crompton, R.) 著; 陈光金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
版社, 2011. 3

书名原文: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3rd Edition)

ISBN 978-7-309-07663-9

I. ①阶… II. ①罗…②陈… III. ①阶级分析

IV. ①D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990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9-528 号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英国政体出版社许可本书由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All rights reserved.

阶级与分层(第三版) Class and Stratification (3rd Edition)

(英)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著 陈光金 译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马晓俊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1 千

201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663-9/D·482

定价: 2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英国人，国际知名社会学者、教授，先后在英国莱塞斯特大学、伦敦城市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肯特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在社会不平等、阶级与分层、社会性别与社会分层、工作与社会性别、社会排斥、就业与社会政策等诸多研究领域多有建树，尤为擅长质性研究。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的数十年间，克朗普顿教授笔耕不辍，到 2010 年为止，独立撰写、主编和合著学术著作 17 部，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科学信息系统公布了一份覆盖 19 世纪以来的重要社会学家的《著名社会学家》名单，克朗普顿教授名列其中。

内容概要

在现代社会，不平等现象越来越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该书的修订版为什么受到如此的欢迎，是因为面对不平等现象，重要的是去理解阶级和阶层，以及如何使用工具去分析，帮助我们理解和面对的不平等问题。

本书为第三版，作者进行了广泛的修订，将讨论经济和当代社会的变革，包括讨论政治和经济新自由主义及其影响，以及社会发展的理论，如探讨“个性”和“文化转向”等问题。这一版的新一章着眼于社会文化，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探索社会新的发展、社会流动、教育机会，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等。

随着全球化以及政治、经济新自由主义与日俱增的影响，对“阶级分析”的兴趣的复型，更广泛地伴随着对阶级文化和文化主义解释的更大兴趣。《阶级与分层》一书从阶级与分层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测量“阶级结构”、“阶级”概念的死亡预言与复兴、阶级与文化、家庭与阶级、不平等与阶级等方面概览了阶级与分层分析的看法。如何深入认识“阶级与分层”，这对于在走不同于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中国来说，具有当下迫切和重要的意义。

CLASS

& Stratification

阶级与分层

第一版序言

书的引言通常都是最后写出来的东西，本书的引言也不例外。然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几个促使我写作这部教材的因素，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本书中展开的许多论题与我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尤其是《经济与阶级结构》(Crompton and Gubbay, 1977)——所采取的立场相当不同。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院式学科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在社会科学内部，社会学往往就是一门批判性的学科。因此，在这一时期，社会学批评的一个重大焦点是与“意识形态终结”论题相关的各种观念和假说。“意识形态终结”论题包含诸多论点，大意是说，工业社会的特征是在价值和态度方面的广泛共识，与“阶级”相关的冲突在这样的社会中迅速变得过时。相反，社会学怀疑论者论证说，即使在福利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冲突也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冲突是不可能被消除或者甚至得到“管理”的。因此，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阶级理论”在社会学内部开始取得一种日益重要的地位。与此相

伴随的是,对经典理论家尤其是马克思的研究工作的兴趣得到复兴。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分析所揭示的分工如何能够被绘制到工作岗位^①和职业结构图上的问题,布雷夫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Braverman,1974)提供了许多洞见卓识。撰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与阶级结构》反映了这些发展。该书力图提供一种相对于主要是韦伯主义社会阶级图景的马克思主义替代品,而韦伯主义社会阶级图景到当时为止一直在社会学中流行。

在社会学中,与社会阶级相关的理论观念,已被嫁接于现有的一种把阶级视为职业聚合体的社会分层研究方法。其他现有惯例也被推进到“阶级分析”的这些新发展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述假设,即因为住户的阶级与主要养家者的阶级相一致,还因为“户主”往往是一个男子,所以就可以可靠地假定,“阶级结构”是与男性就业结构对应的。因而,无一例外,在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阶级和分层领域的所有重要调查都仅仅抽取男性样本。

ix 这种惯行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学中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的攻击。然而,这些批评不仅直接指向妇女在经验研究中被排斥的问题,而且指向在就业结构中识别阶级结构的做法所依赖的那些基本假设。此即,据认为,阶级(就业)结构本身就是“性别化的”。在逻辑上,“阶级”与“社会性别”^②的影响在就业结构中是分不开的。这些女性主义论点与社会理论中的各

① 在本书中,作者大量使用“work”与“job”二词,考虑到这两个词的含义差别,即前者更抽象,后者更具体,我们分别把前者译为“工作”——但如果是指研究人员的工作(成果)则译为“研究工作”,把后者译为“工作岗位”(但也有个别例外)。——译者注

② 本书中有两个术语涉及性别问题,一个是“sex”,另一个是“gender”,前者主要指涉性别的自然层面,后者主要指涉性别的社会层面。有鉴于此,我们把“sex”译为“性别”,把“gender”译为“社会性别”。——译者注

种发展相呼应,这些发展认为,在社会学研究(包括“社会阶级”研究)中,不可能把行动与结构分割开来,在吉登斯的“结构化”解释中尤其如此。

作为如此种种发展的一个结果,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从许多不同的方向前行。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社会学自身内部的争论多少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院式学科在英国面临的危机所遮蔽,因为社会学被“合理化”,服从于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而社会学家自己则经历了(常常是痛苦的)调适于“新时代”的过程。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发展,许多关键的社会学概念,尤其是阶级概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性审视。阶级分析在社会学中的终结,或者至少是其与社会学不相干,甚至得到了更为频繁的论证。

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学内部那些对阶级有着理论兴趣的学者的经验研究工作,已经被打散为(至少)三个领域:一是基于大型数据库的宏观分析,这些数据库都是由开发出理论性、关系性的“社会阶级”研究法的学者们(戈德索普和赖特)收集的;二是对阶级形成的社会—历史解释(Lash and Urry, 1987; McNall et al., 1991);三是对于文化建构和阶级再生产的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领域与发展中的“消费社会学”相关,而对看起来正在日益成为当代社会特征的消费主义的强调(Bourdieu, 1986)则给其火上浇油。那些并不直接关心这类争议的社会学家,则继续做着他们过去常做的事情,即运用简便的社会学速记法,把“职业”视为“阶级”的一种测量尺度,而不太关心更微妙的细节,即使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个假设是非常成问题的。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之所以从事阶级分析的人未能很好地回应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对于阶级概念和一般阶级分析的日渐汹涌的批判潮,

原因之一在于,在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内部存在着很大程度上不被承认的探究方法碎片化问题。

因此,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对这个领域做一概览,这将有助于在一个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已经陷入不同“阶级分析”流派之间和内部纷争的领域推进论争。不幸的结果是,许多外部的人,甚至是社会学界内部,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感觉。然而,尽管我声称已经提供了一种“概览”,但我要坦率地承认,本书还有很多的差距。作为对我自己的兴趣的反映,社会性别问题合理地得到了彻底的讨论,但是重要的种族和民族主题只是在涉及公民权问题时才得到讨论。其他至关重要的分层话题,例如年龄话题,则完全未被论及。对于随着东方集团的崩溃而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个核心主题出现的民族主义,也未加考虑。我只能预先为诸如此类的不足表示歉意。

记下对本书的写作做出贡献的研究员基金、奖学金和学术休假原本是令人愉快的事,然而不幸的是,什么都没有。罗杰·布鲁斯(Roger Burrows)在 1990 年英国社会学会年会上组织了一次关于阶级的讨论,我和拉伊·帕尔(Ray Pahl)以及戈尔顿·马歇尔(Gordon Marshall)一起提交了论文,那次讨论对于让我着手写作本书是很重要的。戈尔顿·马歇尔第一个提议,我得写一本书而不是一篇论文,并且阅读了本书第五章的第一稿。在过去几年中与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的交流对于澄清我的思考很有帮助,1990 年与波布·霍尔顿(Bob Holton)的对话也是如此。我还要感谢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托尼·吉登斯(Tony Giddens)在政体出版社给予的指点和评论,感谢政体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读者对本书第一稿提出的详细评论。杰拉尔德·克朗普顿(Gerald Crompton)被迫听了我关于阶级和分层的许多独白,比一

个经济史家以任何合理的理由预期的都多得多。贾丝婷·克勒门茨(Justine Clements)对我的文字处理稿本做了最后的改正,多谢了。还有许多别的人都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直接和间接的贡献,我希望在此一并致谢足矣——优点(如果有的话)都是他们的,缺点都是我的。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肯特大学

1992年9月

xi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一版的写作，旨在对一个社会学领域做一概论，这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碎片化了——我认为，这带来了多少是负面的后果。这种碎片化继续反映在1993年以来出版的许多关于阶级和分层主题的书籍、评论和文章之中，尽管也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澄清。在英国，戈德索普和马歇尔(1992)按照他们的说法捍卫“阶级分析”，引发了一场更大的争议(Lee and Turner, 1996)。更高谱的是，克拉克和李普塞特的重大贡献被认为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使李普塞特在确立“阶级”在社会学内部的中心地位方面获得了一种历史性的角色(Bendix and Lipset, 1967a)。两项重要的跨国比较阶级研究课题已经写出了最终报告(Erikson and Goldthorpe, 1993; Wright, 1997)。因此，如果仅凭以“阶级”为题发表的出版物数量来判断，那么，在社会学内部，阶级和分层相对而言可能依旧显得非常活跃。

然而，人们继续在以某种规则性断言“阶级的终结”，而英国社会学中的后现代和文化主义“转向”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减弱的迹象。因此，本书第二版看起来不仅就大量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新

的相关研究工作而言是正当合理的,而且就在社会学(其实更一般地说是社会科学)内部重新说明这一主题的持续意义这一目的来说也是如此。

在第二版中,我打算集中关注与阶级和分层相关的理论争论,而不是对阶级结构的各个维度提供详尽的经验解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近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做了出色的经验证据总结工作(Devine,1997; Breen and Rottman,1995; Reid,1998)。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认为证明与经验证据相关的思想陈述合理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在需要的地方,我会提供这种证据。

我自己的观点并未发生什么急剧的改变,尽管反映在这第二版中的重点有所变动。我比以往更加确信,阶级和分层分析的前进之路是,要承认这个领域中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在事实上的多样性。因而我并不认为,例如,对何种阶级图式“最好”进行争辩会是特别有用的事,这正是我为什么在这一版中拿掉了“就业阶级测量尺度的检验和提炼”这一章(1993:第五章)的一个原因。1997年,我甚至会比1993年时更加谨慎地对“结构”与“行动”的统一性给予额外的强调。用社会学的话说,结构与行动确实是相互依赖的,但就经验研究而言,却必须采用一种分析性的分离办法(Layder,1990;Archer,1996),在阶级分析方面,这么做是再确当不过的了。

对本书第一版做了广泛的修正和更新,但一些章节比另一些章节得到了更多的修订,还有一些章节事实上消失了。第一、二、三章大概是变动最少的。第四、五章实际上是重写了。在第四章,我大幅取消了对“把人们放在何种位置”的强调(这与我的下述观点一致:不可能有什么单一的“最佳”阶级图式,因而不同的图式在它们配置具体的工作岗位时可能会是变化的,尽管在目的方面有着广泛的相似之处)。最近关于“阶级”的争论得到体现,戈德索

普与赖特新近的研究工作所呈现出来的趋同也得到强调。在第五章,我系统地考察了新近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阶级和分层分析的种种意涵。我认为,这些争议仍然是混乱和“伪争议”——亦即社会学家是在自说自话而不是相互对话——的首要来源。

我特别强调,有必要把涉及社会本身的性质发生根本转变的可能性(就像某些版本的“后现代主义”或“反思性的现代性”所暗示的那样)的理论论点,与戈德索普和赖特的“就业聚合”探究法区分开来,后者主要关注与工作岗位相关的不平等的持续后果。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论点,并且就得这样看待它们。

第六章和第七章的顺序与第一版相反,尽管它们所处理的仍然是相同的广泛主题。论述文化和消费的第六章已经扩展到包括对就业的新近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于阶级意识和认同的可能意涵的讨论,还有一节论述社会性别和中产阶级。第七章在轮廓上没有大的变动,但扩展和发展了对“下层阶级”争论的讨论,为的是就多维度经验探究法的必要性给出一个“成形的范例”。第八章则被完全重写了。我不像在第一版中那样提供一个描述性的“阶级结构”大纲,而是决定较为深入地考察一下社会流动、教育机会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相关主题。这部分是因为,可以证明,社会学中的文化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转向正处于某种危险之中,即完全取消任何让我们系统考察社会中的那些反反复复地确保一些人比不上另一些人的结构和过程(换言之即社会阶级)的要求。

我的结论是,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因为与财产、工作岗位和一般“生活机会”的获得相联系的系统的不平等而出现根本性的阶层分化,但是,由诸如就业弹性化、只关心个人利害的生活态度(privatism)和“居家中心化”(home-centredness)之类发展所引起的现实和经验的碎片化,以及不稳定性增长,包括工作不稳

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化”环境中“赶不上趟”(falling off the ladder)等,使某种“福特式”、“工会”式的具有凝聚力、集体性并以职业为基础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变得不太可能。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最近的各种批评就具有了某种正当性。然而,在这个千年终结之际,有待实现的支配性经济利益的实际容量几乎没有显示出被破坏的迹象。各种阶级过程依旧有其重要意义,即使特定群体的阶级利益仍未很好地调和起来。因此,可以证明,社会学家与其继续为“阶级的终结”论辩,并把兴趣焦点重新从“物质”转向“文化”,倒不如从相反的方向起步前行。

最后,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院邀请我接受一笔访问学者经费,感谢莱斯特大学给我假期接受该项邀请。没有这个帮助,我就根本完不成这次改写,我诚挚地表示感谢。菲奥娜·德文和迈克·萨维奇阅读了第一批手稿,丽萨·阿德金丝阅读了第五章草稿。还有许多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给予了帮助,从好意容忍一定程度的心不在焉(以及欠缺温柔的性情),到回答特殊的学术疑问。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所有的人。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莱斯特大学

1997年12月

第三版序言和致谢

本书被广泛地修订和重写了。尽管老的第一章大部分还在(在本版作为第二章),但讨论范围则被大大地扩展了,目的就是要说明,有关“阶级”的各种争论是如何与社会学中的理论争论彻底地交织在一起的,以及这种交织对我们理解“阶级分析”的影响如何。第三章(老的第二章)大概是那些熟悉前一个版本的人最能够辨认出来的,尽管也被修订和更新了。第四章是原来的第三章,其重点主要集中于通过划分职业阶层来测量阶级(操作化)的策略——我称之为“就业聚合”的阶级探究法。现在,这一章包括了对2001年英国人口普查——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分类(ONS-SEC)——引入的新阶级图式的讨论。

在以前的版本中,有许多篇幅被用来展示和批评两项重大的跨国“就业聚合”式的比较研究项目,这两个研究项目主导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阶级分析”,并且都是由约翰·戈德索普和埃里克·赖特领导的。这些研究项目的结局在某种程度是殊途同归了,到现在已经结束。因此,本版就取消了对这些项目的讨论。在以前的版本中,似乎还有必要把相当的注意力集中于继续捍卫这

些复合的“阶级分析”计划,因为,在社会学内部,经常有人认为,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往好里说是不相关的,往差处说则是完全没有用的,需要用某种“新的”方法、理论或者无论什么东西来取代它。

然而(我希望我在这里没有出错),阶级分析看上去仍然是活跃和繁荣的,所以,相应地,我用了少一些的篇幅来捍卫它。这意味着,第二版第四章和第五章的那些论述在本版中被综合成了一章(第五章)。然而,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剪刀加糨糊”之事。除了广泛的更新之外,得到发展的论点还有,被社会理论家认为是“反思性的现代性”所特有的“个体化”和“去传统化”过程,反倒应该被看作是政治和经济新自由主义与日俱增的影响的结果,至少部分地说是这样。

xv 对“阶级分析”的兴趣的复兴,更广泛地伴随着对阶级文化和文化主义解释的更大兴趣。在这方面,布迪厄的研究工作相当重要,第六章(包括第二版第六章的部分要素)主要聚焦于布迪厄的研究工作以及阶级的文化维度。这里添加了许多新的材料。以前的第七章大体消失了(尽管本版第六章联系地位问题对公民权进行了讨论)。本版第七章(论社会流动与教育)主要是新的,尽管糅合了第二版第八章对社会流动的讨论。第八章也是新的,尽管糅合了第二版第七章对下层阶级的讨论(做了更新),还糅合了第二版第八章对社会两极分化的讨论,并做了相似的更新。

随着我对第三版参考文献进行修订,我终于认识到有多少内容已经消失了。这些消失的内容包括对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女性主义争论的总结概括,围绕公民权的广泛争议,许多关于种族的文献,以及关于服务阶级和就业变迁的广泛讨论。由于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之故,关于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对阶级分析内部各种争论的影响的讨论,可以说,仍旧“嵌入”在第三版的各章之中。我之所以没有特别关注“种族”的原因,在本书第八章做了解

释——但是这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弱点。本书的另一个缺失是欠缺任何系统的数据来概括职业“阶级结构”中发生的变化，或者说欠缺对于与阶级相关的不平等的描述。这完全是有意为之。不仅这样的资料“过时”得非常快，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可以快捷轻松地获得相关信息（关于英国，参见 www.stastics.gov.uk；关于定期更新资料，见《社会趋势》[*Social Trend*]）。

一般而言，我对阶级和分层分析的看法，自从本书第二版以来十年未变，尽管当然也有所更新。我仍然坚持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的阶级和分层探究法的综合，而不是某种“新的”方法或视角的发展，即使这些不同的方法的理论基础可能看上去是不可比的。我还坚持认为，尽管认清过去半个世纪中发生的非常真实的社会经济变迁是至关重要的，但重要的是，在假定已经发生根本性的“社会转变”时多少得谨慎从事，要有全新的或完全改造过的分析工具和方法。

最后，我必须承认，我感到对《阶级与分层》的第二次修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我希望汗水没有过于明显地滴透这些书页。感谢菲奥娜·德文、迈克·萨维奇、安德鲁·萨耶尔和约翰·斯科特，在过去十年中，他们让我对阶级和分层问题的兴趣和投入始终活跃。本书中的任何错误都完全属于我自己。

罗丝玛丽·克朗普顿

伦敦，城市大学

2007年7月

xvi